

乡土韵律

□赵学法

在城里住烦了，待腻了，就想回老家看看。因为故乡那片沃野流淌的韵律，谱写了一首首不同音调的歌，很想再听一听，品一品，于是借国庆假日，急匆匆踏上回家的路。

这是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暖暖的阳光，凉爽的秋风，金黄的田野，碧绿的河湾，苍翠的树林，青色的群山，遍地的收获。一阵浓郁的泥土芳香迎面扑来，一群喜鹊欢叫着凌空掠过。我的思乡之心愈加迫切，恨不得一步跨进那道熟悉的门槛。

家乡的土地养育了我，为我吟唱了许多扣人心弦的歌。

第一次聆听乡土之歌，是1959年秋天。那时，农田已经从被蹂躏的泥淖里挣脱出来，顺应天道的理性重回世间，父老乡亲摆脱痛苦的记忆，焕发出高涨的劳动热情。我仰卧在温暖的黄土地上歇息，耳鼓里传来人们的笑声，长鞭的响声，耕牛的叫唤，扶犁手的吆喝声，犁铧翻土的滚动声。这些声响融汇在一起，谱成了播种希望的欢快韵律，弹奏出绝处逢生的喜庆乐曲。冥冥之中，这些昂扬之音变奏为低沉的悲歌，充满忧思的声调缓缓舒展开来，音符中裹挟着辛酸的哀鸣，弹拨着痛心的呻吟。土地的哀伤叹息提醒人们：皇天不可欺，后土不可辱，胡作非为，自毁根基，必定事与愿违，自讨苦吃……突然，一声粗重的气喘惊醒了我。哦！原来是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境中接受了一堂拨乱反正的教育课。一头高大的犍牛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鼻孔里喷着热气，警觉地瞪了我一会儿，见我无动，遂轻松地甩了甩尾巴。显然，大难不死的犍牛仍然心存

余悸。扶犁手一声清脆的响鞭，犍牛的一声吼，昂头挺身，蹬开四蹄，拉动了沉重的双铧犁。被翻过的土地波浪起伏，无边无际，像一道道顶天的破折号，给人以美好的憧憬和无限的向往。我心头一热，爬起来恭恭敬敬地给宽厚的土地磕了一个头，感谢大地的宽容，祈求大地的丰收。

第二次听到乡土之歌，是1972年秋天。那年，我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一天夜晚，我一个人在集体的田里干活，把收获了玉米的秸秆用镢头刨了，绑扎成捆，然后装车起运回家。这是生产队发给社员福利的福利，目的是解决各家各户的烧火做饭问题。那时父亲履职大队会计，黑白忙集体的事儿，母亲有病，弟妹尚幼，谁都不能帮我，我感到很孤独，很无奈。12年寒窗苦读，最终换来的是锄镰镢头，文化知识没了用处，人也没了奔头。想到这些，我的心里涌上一股酸流。当我强忍泪水装满一车玉米秸秆试图推到路边时，抑或体力不支，也许车载超重，刚一挪步，便连人带车翻倒在地。我被压在柴捆下动弹不得，再也忍不住内心的痛苦，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啪嗒啪嗒地落进土里。不知什么时候，我听到了土地的歌，浑厚悲壮，铿锵有力，重压之下有奋起，愤激之中有激扬，示意我不要气馁，不要悲伤，只要不放弃，总会有出头之日……哦，想起来了，这是母亲说过的。听了这话，我止住了泪水，把怨恨咽进肚里，压在心底，霍地跃起，打起精神，憋足力气，把那车玉米秸秆推回了家，一路上的粗气，和牛喘差不多。母亲早已等候在大门口，见了我摇摇晃晃

的身影，赶紧拖着病弱的身子迎过来，心疼地长呼一声：“我的儿……”不住地问我渴了吗，饿了吗，心里好吗，难受吗。我渴我饿我累我不好受，但我什么也没说，只要母亲有一句话就问就什么都有什么也没有了。我卸了车，心生一股邪劲，重返夜幕深沉的田野，身后传来母亲揪心的叮咛。我的泪水又一次流了下来，但我没有停步，没有回头。黑暗中庄稼地里燃起一堆堆篝火，照亮了茫茫夜空，驱赶着秋夜的寒冷。我眼前一亮，向着光明奔去。第二年，我凭借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拼死拼活的努力走出了乡关，融入了更加广阔的世界。而身后的故乡，正是我获取力量的源泉。

第三次聆听乡土之歌，是1992年秋天。可能是离开老家的日子太久了，那阵子特别想念老家，于是心急火燎地向故里奔去，打算再听一听乡土韵律谱成的歌，感受热土的脉动，分享田园的乐章。阳光下，我一个人蹲在刚刚犁过的土地里，抓一把湿润的黄土闻了又闻，很想抿一口尝尝。土壤里有醉人的香气，这是乡亲们用辛勤劳动酿成的；土壤里有淡淡的酸味儿，这是劳动者用汗水浸泡出来的；土壤里有丝丝的甘甜，这是父老们用热切的希望凝聚的。我慢慢松开手，细土缓缓散落，哗哗的声音，像一首流畅的歌，反复唱着：故土不能离，离了必自毙……告诉我只有紧紧地依托大地，才能站牢脚跟，行稳致远。这使我想起了母亲生前多次嘱咐我的话，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老家。母亲的话是对的。落叶尚能归根，人岂能忘了根本？由此我联想到了一个希腊神话：大力士

安泰每当和对手搏斗疲惫时，就到母亲地神那里汲取力量，以至力大无穷，战无不胜。后来，安泰的对手发现了这个秘密，再次搏斗时把安泰高高地举在空中，不让他接触母亲地神，致使安泰失去了获取能量的机会，力气枯竭被击败。这个神话故事曾经被苏联共产党人写入《联共党史》一书的最后一页，以警示党员时刻不要脱离群众。可惜，苏联共产党后来忘却了这个故事，导致了自己的垮台和国家的解体。一个失去根基的政党是这样，一个悬空的人何尝不是如此？

这次回乡寻觅心灵知音，已经是第四次了。一阵秋风掠过旷野，田间回荡着悦耳的声响，滚动着特有的韵律。阳光下的黄土地柔情而温暖，活像母亲的怀抱，具有不可抵挡的诱惑力。我禁不住这种诱惑，情不自禁地扑倒在黄土里，有一种躺在母亲怀抱的感觉。我仰望蓝天白云，目击翱翔苍鹰，回想过去这片土地曾经被无情糟蹋的惨状，回味曾经为填饱肚皮而拼命流汗、耕耘不止的磨难滋味，念及在城里打拼的蹉跎岁月和坎坷经历，心里像打碎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一齐涌来，叹惜自己壮志未酬身先老，事业无成鬓毛衰。猛地，大地好像颤动起来，随之滚滚而来的是一首励志之歌：“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那么高亢，那么激越，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此刻的夕阳愈发耀眼，绚丽的晚霞织满了苍穹，像腾腾燃烧的火焰，染红了广袤大地。

我胸中那团即将熄灭的火再次被点燃，毅然踏着坚实的田地，和着明快的乡土韵律，信心满满地走向远方。

冯玉祥在泰山的故事

寺庙考官兵

□韩尚义

这些日子，泰山一直阴雨连绵。冯玉祥先生的书房里，大方砖地面湿漉漉的，墙根渗出一片片碱花。下午的时候，他觉得腰背有点酸疼，放下毛笔，推开正在撰写的《冯玉祥读春秋左传札记》，站起来，走到门外长廊下，蹲个马步，亮几个架子。顿觉腰背热乎乎的，舒适多了。

“有事吗？”勤务兵走过来问。“没事。”可先生忽然又想起对随从人员的学习情况要了解一下的事，又说：“告诉手枪团团长彭国政，等会儿我要去普照寺找他，范先生过来，请他稍等一会儿，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勤务兵立即回答：“是。”

先生再次回泰山，下榻在五贤祠。这五贤祠在泰山凌汉峰下。北宋著名学者孙复、石介、胡铨，都曾在此读书求学，原称“三贤祠”。后来，又增加了明代的宋涛和清代的赵国麟，更名“五贤祠”。如今，先生赋居古祠，潜心读书。

小雨渐渐停了。先生穿上他那件藏蓝粗布便褂，扎上白布腰带，手拿一把黄油布雨伞，走出五贤祠，沿着一条弯曲的山路向普照寺走去。

普照寺在五贤祠之下，相距二三里地。雨后青山，溪涧淙淙，先生穿过一片秋林。他不时用手擦一擦湿漉漉的脸，尽情地让那紫雾的流雾沐浴着自己。

不知不觉中，先生来到他曾居住过的、既熟悉又温馨的地方——普照寺。先生再次回泰山，手枪团和部分随从人员仍住在这里。

先生直奔寺内“菊林旧隐”。他对这里的一树一石一草一木，自然深有感情。最使他记忆深刻和怀念的是他在这里读了许多“马列”的书。他不会忘记李达先生给他讲辩证唯物论的情形。

手枪团团长彭国政早已在此等候。先生问彭团长：“我发给你们的书读完了没有？”一个多月前，先生差人送给手枪团多份政治通俗读物，这是李达专门托人捎给他的。

“读完了。大家都说好。”彭国政回答。“那好。”先生说，“立即把队伍集合起来，我要对他们的学习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考试。”这突如其来的一招，像猛击了彭国政一拳。说句心里话，书是发给了士兵，至于读到啥程度，他心里也没底。彭国政非常了解先生的脾气，做事认真严肃，一丝不苟。他心里忐忑不安，嘴里却回答：“好，好，我立即召集队伍。”

紧急集合号吹过。霎时间，一百多名战士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普照寺大殿前。先生目光扫了一圈，然后微微一笑，高声说：“请坐下。”

“唰”的一声，战士们席地而坐。整齐的队伍像一块葱绿的禾苗。先生开讲：“听彭团长说，发给你们的书读完了，蛮有收获。今天，我想出几道题考考大家。在提问之前，我想再讲讲读书的道理。你若不肯读书，就不能认识真理。大家不要认为我们来泰山是闲住清聊。我们是来读书，求知识，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我冯玉祥当年读书少，吃了不少文化浅的苦头。我来泰山读书，要请先生、名人、教授来讲课。大家也要跟着学，要埋头读好书，做一个有文化的军人。如若不然，纵有万夫不当之勇，也只能落个愚忠愚孝。大家说对吗？”

“对！”官兵们的回答齐刷刷亮，震得周围那一棵松柏枝叶都摇摇晃晃。接着，队伍里的战士们交头接耳，悄悄地议论着先生这段讲话的含义。

先生有意识地给官兵们留下片刻议论的机会。他回过头来朝彭国政说：“彭团长，每个连选两名代表到台上来，回答我的问题。”彭国政回答：“是。”他向台向前走两步说：“弟兄们，别嚷嚷啦，下面进行考试。”

队伍里，霎时鸦雀无声。彭国政咳嗽了一声，说：“各连连长，每连选两位代表到台上来。”

队伍里又是一阵轰动……不多时，选好的代表走上台来。先生微笑着让他们席地而坐，说：“好，现在我来提问题，回答者先举手。”

代表们面面相觑，心里揣着紧张和不安。

“第一个问题，英、美、日三国的外交特点是什么？”

先生见代表们都举起手，微微点点头，然后把目光落到一位长满络腮胡子的年轻战士身上，“好，你来回答。”

“英国是绅士派外交，美国是金钱外交，日本则是枪杆子外交。”他的回答干脆利落。

先生满意地笑了笑，连声称赞说：“好，好，答得对极了。”说完满脸堆笑。又把目光转向彭国政，轻轻点点头，彭国政这时有些放松。“小兄弟，问题回答得不错。你这满脸的胡须不刮一刮，可不卫生哟。”先生又朝着年轻战士半开玩笑地说。

那位战士涨红脸，喃喃地说：“总司令，俺……俺的闲工夫都用到背书上了，没空刮。”

他的回答，引起哄堂大笑。先生毫不介意，反而感觉这位战士更加可爱。他收住笑声，说：“彭团长，给他点时间，让他去刮刮胡子，行吧？”

又是一阵笑声。笑声里含着士兵对将军的无限信任，含着将军与士兵之间的亲密关系。先生从张家口带来的官兵，都曾跟他浴血奋战，南北驰骋。他们对先生非常了解，对先生的爱国为民精神非常钦佩。他们愿意伴随先生。

先生也同样了解和熟悉这些战士。

“第二个问题，咱们中国的外交基础是什么？刘文山，你来回答。”

“我们中国没有钱，没有枪，更没有绅士。我们应以人民的呼声和愿望为外交的基础。”

“说得有道理，坐下。”先生稍有思考，说：“第三个问题，苏联对日本极力避免战争，是否不抵抗主义有关？魏大年，你来回答。”

“苏联回避苏日作战，是因为苏联正在进行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况且，日本没有侵略苏联领土，它与不抵抗主义不同。”

……

先生提出一系列国际国内时事问答题，官兵们都争先恐后地回答。有的回答得对，有的回答得不全面，也有的回答得不对。但大多数回答得对或基本上对。先生对此感到欣慰和满足。

清明，为父亲立一座思念的碑

□孟鸣

时光匆匆，一晃八年已逝，我的父亲孟石先生离开我们竟如此之久。这悠悠八载，思念悄然填满生活缝隙，像春雨般将我的心浸润得湿漉漉的。每至清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我与兄妹总会怀着眷恋与追思，前往祖林地——孟家林。一路上，往昔与父亲相伴的画面如电影般循环放映，那些曾经看似琐碎的日常愈发清晰，仿佛父亲从未离开。

孟家林位于泰山以西四十多公里，是家族的根脉所在。父亲生前说，离去后要回到这片土地与爷爷奶奶相聚。这里留存着家族数代人的过往，铭刻着家族记忆，是父亲灵魂深处永恒的栖息之处。从孟家林向东眺望，泰山磅礴巍峨，山风裹挟着泥土与青草的芬芳，松柏傲然卓立，如此钟灵毓秀之景，怎能不让父亲魂牵梦绕？他对家家的眷恋深入骨髓，生前无论多忙，都未间断回老家给爷爷奶奶上坟，这份对根的执着坚守，也深深影响着我们。

按民间传统习俗，父亲走后第三年便该立碑，可家乡还有风俗，父亲走后母亲尚在时不能立碑。三年前，我萌生为父亲立碑的念头。如今，一些地方父母亲一方去世后立碑，会将健在的一方老人的大名用红漆涂在墓碑上。经过与兄妹商量，我们最终决定，在父亲离开八年后的清明节完成立碑心愿。

为给父亲立碑，我细细梳理了他的一生。往昔与父亲在砚边的对话浮现脑海，既是幸福回味，也是深深思念。我在撰写父亲墓志文时，幸得著名学者何树华先生为父亲撰铭曰：其为人也，宽厚仁慈，善待众生。其育才也，孜孜不倦，桃李繁荣。其为学也，博大精深，誉流齐鲁。其为艺也，格调高雅，号曰孟竹。高山仰止，画坛独步。景行行止，士子感慕。谈笑在耳，音容在目。趋庭犹昨，彩衣如故。永垂不朽，咸沐其祐！这是对父亲一生精神与品格的凝练与映照。

父亲待人谦虚谨慎，对待事业兢兢业业。20世纪70年代初，他由省教育厅教材处调入泰安师范专科学校（现在的泰山学院），肩负创建美术系并担任系主任的重任。当时百废待兴，困难重重，但父亲没有退缩。他全身心投入学科建设，从课程设置、师资引进，到教学设备

购置等，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为邀请知名教授讲学，他多次登门拜访；为完善课程设置，他常常熬夜查阅资料。

父亲率先成立全省师范美术学院校际教研会，积极开展校际交流合作。他广纳贤才，邀请全国著名美术教授来校讲课交流，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赵友萍等。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张华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尉天池等，以及著名画家周思聪、黄养辉、霍春阳等艺术界泰斗都在那个时期纷纷来到美术系讲学。他们带来了最前沿的艺术理念、最精湛的绘画技巧，让师生大开眼界，收获颇丰。这些学术交流，丰富了教学内容，提升了泰安师范专科学校美术系在全国的知名度。

1978年，父亲受教育部委托，承担起草全国师范学院美术专业教学大纲和培养计划的重任。他查阅大量资料，拜访众多院校，经过努力完成任务，为全国师范学院美术专业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参与筹备成立全国美术教育学会，推动了美术教育交流合作。

国家恢复高考后，父亲是山东省大中专美术学院最早的招生负责人之一，与时任山东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系主任张鹤云一起负责全省的招生命题、录取工作。他坚持公平公正原则，为全省选拔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为高等师范美术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

父亲晚年常回忆往昔，1977年恢复高考，不少“老三届”学生早已工作、结婚生子，但仍怀揣艺术梦想。父亲和张鹤云为给他们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四处奔走，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各高校，克服诸多困难。后来，看着这些学生在艺术领域绽放光彩，父亲觉得这是岁月给他最珍贵的回馈。

父亲曾经对我说，美术系成立伊始，白手起家，专业教师仅有五六个人，他整日都沉浸在繁重的教学与行政事务中。在他担任美术学院主任的那些年里，放弃了太多创作的时间，极不情愿地搁下画笔，去处理繁杂的事务。如今，昔日的泰安师范专科学校美术系，已是拥有近百名教师、千余名在校生的泰山学院艺术学院；他甘为人梯，为培养人才倾尽心血，肩负起传承艺术火种的使命。

父亲将毕生心血倾注于美术事业，在这片教育的沃土上持续探索、躬身实践。在艺术的道路上，他以笔为剑，披荆斩棘，用一幅幅饱含生命力的作品，坚守对艺术纯粹热爱，他一生专注于中国画山水与花鸟画研究与创作，作品风格独特，倾注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执着。他笔下的泰山，巍峨耸立，展现出磅礴气势和生命的力量，让人深切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与神奇；他的花鸟画作品，质朴灵动，栩栩如生，让人从中看到人性的善良、坚韧与美好。他喜竹、爱竹、画竹、颂竹，创造了“空断雪”留白的画竹技法，其笔下之竹被称为“孟竹”，作品雅俗共赏，深受赞誉和喜爱。

父亲自童年起在济南求学，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考入大学，工作后便将毕生心血毫无保留地倾注于高等师范美术教育领域。在山东美术教育的这片沃土上，他辛勤耕耘，以开拓者的姿态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美术人才。像山东大学教授张乐毅、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沈光伟、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王志明等，他们如今已成为高等美术教育领域的中流砥柱；还有董洲、曹和平、王沂光等一批才华横溢的著名画家，在艺术创作领域成绩斐然。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传承着美术教育与创作的火种，延续着父亲对美术教育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成为父亲奉献一生的有力见证。

父亲的一生，是奋斗与奉献永不落幕的一生；是平凡与闪耀交相辉映的一生；是成功与担当恒守初心的一生。父亲的墓碑，宛如一本厚重的书，翻开是他跌宕起伏、饱经风雨的一生，合上是我们对他无尽的崇敬，在岁月里静静诉说着他的故事。

伫立在孟家林，凝视着为父亲立起的墓碑，思念如潮。微风轻轻拂过，仿若父亲温柔的抚摸。父亲虽已离去，但他的音容笑貌、言传身教，永远刻在我们儿女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伴随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直至永恒。

